

言文對照

廣註孟子讀本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三年正月出版

對照廣註孟子讀本（全三冊）

定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世界書局編輯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閘北西北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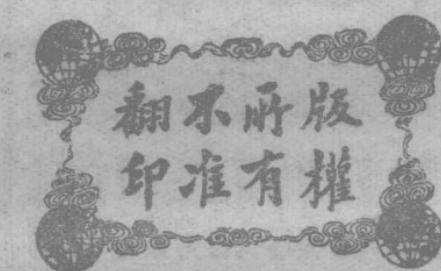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分發行所

北京  
奉天  
廣州  
南昌  
長沙  
漢口  
煙台  
太原

世界書局



# 各種文範

格式完備程度配合

學生自修可得舉一反三之助  
教員講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言文初等學生文範

全部四冊  
價洋五角

言文初等作文新範

全部四冊  
價洋四角

言文初等作文新範

全部四冊  
價洋五角

言文初小新文範

全部四冊  
價洋四角

言文初小新文範

全部四冊  
價洋五角

言文初小新文範

全部四冊  
價洋四角

言文初小論說新範

全部二冊  
價洋三角

# 各種文範

學生自修可得舉一反三之助  
教員講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言文高小新文範

全部四冊  
價洋四角

全部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高小論說新範

全部二冊  
價洋五角

全部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中學新文範

全部三冊  
價洋四角

全部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中學論說新範

全部二冊  
價洋三角

全部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中學論說新範

全部二冊  
價洋三角

全部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中學論說新範

全部二冊  
價洋三角

全部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兒童作文初步

全部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兒童作文初步

全部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學生作文百法

全部一冊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言文白話文筆法百篇

全書一冊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言文白話文法初步

全書一冊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言文做白話文秘訣

全書一冊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全書一冊  
全書一冊  
二角五分

言文對照廣註孟子讀本 卷六

告子上

凡二  
十章

杞柳章全旨

這是告子說仁義是把本性製造起來的。孟子說仁義就是本性，不必另外製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註〕

一 杞柳

是落葉灌木山東河北等處產生尤多。

二 桮棬

音杯圈。是杯子盤子一類的東西。

三 禊賊

是砍斷攀折戕音牆。

四 禍

作害字解。

●白話講演

告子對孟子道。人們的本性。就像杞柳一樣。世上的義事。就像日用的各種杯盤一樣。拿人的本性。去做成仁義的事。就像拿杞柳去做成各種杯盤一樣。孟子道。你能夠順着杞柳的本性。把他做成杯盤麼。還是要削壞了杞柳本來的樣子。纔能把他做成杯盤呢。如果定要削壞了杞柳。纔把他做成杯盤那麼。你也打算要削壞了人的本性。纔把他做成仁義的事麼。依我看來。領了天下的人害著仁義的。一定就是你這一句話了。

湍水章全旨

這是孟子把水流下的性子。分證明白人性沒有不善。偶有不善。都是激起來的。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註

(一)湍水起旋渦的流水

(二)決

就是開缺口

(三)搏

是用手

(四)顙顙

是頭

(五)激

是阻遏水勢

使

他反射的

意思

### ●白話講演

告子對孟子道：『人們的本性，就像起漩渦的水一樣，很流動不定。如果開缺口引他到東方，就向東流；引他到西方，就向西流。人性不分什麼好不好，也像水的不分什麼東西呢。』孟子道：『水流信真不分什麼東西，但是水流難道也不分什麼上下嗎？你可知道人性的本善，就像水性總望下流去一樣嗎？人性是沒有不善的，水性是沒有不向下流的。現在那箇水用手拍打着，使他跳起來，也可叫他高過人們的頭額；逼着他倒灌將去，也可叫他從平地上倒流到高山上；這難道也是水的本性嗎？只因拍打擊射的勢頭叫他這樣的，所以人們可使他做不好的事，他的性子也就像這樣呢！』

生之章全旨

孟子的意思，要把人性和萬物的性分開，告子却只說天生成的就是性，那就不免太牽混了。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

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註 (一)生動等自然會的說。 (二)羽翅勝毛。

### ●白話講演

告子道：「凡人生下來就能的，像知覺運動，就叫做本性。」孟子道：「你說生下來就能的，像知覺運動就叫做本性，好像凡是天生白色的東西，都喊他白一樣麼？」告子道：「不錯的。」孟子道：「那末白羽的白啊，就像白雪的白一樣？」告子道：「一樣嗎？」告子道：「是的。」孟子道：「像這樣說，那末狗的本性，就像牛的本性，牛的本性，也就像人的本性一樣嗎？」告子聽了這話，竟回答不出來。

### 食色章全旨

這是孟子說明義生於心，並非以外物為主。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註) (一) 食色 食是歡喜好吃的東西。色是歡喜好看的顏色。 (二) 異於 上的是作分別講。下的是作分別講。 (三) 者 同嗜是指歡喜吃的說。 (四) 炙 是薰

### ● 白話講演

告子道：「人們喜歡好吃的東西；喜歡好看的顏色，就是他的本性。本性中愛物的仁心，是在內的，不是在外的；審度事物的合宜，是在外的，不是在內的。」孟子道：「為什麼緣故要說仁內義外呢？」告子道：「他年紀比我長，我就拿待長輩的禮敬他，並不是先有敬他的心在我心裏呢；就像他是白色的，我就叫他白，是依他的白在外面呢，並不是先有白的顏色在我心裏呢。所以說義是在外界的。」孟子道：「辨別白馬的白，和辨別白人的白，沒有什麼分別啦！不知道尊敬馬的年長，也和尊敬人的年長，沒有什麼分別嗎？況且你還是說年長的人是義呢？還是說尊敬的人是義呢？」告子道：「我自己的兄弟，我就愛他；秦國人的兄弟，我就不愛他。這是隨我自己心裏所歡喜的，所以說仁是在內的。至於楚國的年長人，我尊敬他；我自家的年長人，也尊敬他。這只因他年長了，纔生出我歡喜尊敬他的念來。所以說義是在外界的。」孟子道：「喜歡吃秦國人的薰肉，和喜歡吃我自己的薰肉，並沒有什麼分別；對於那東西，就也一樣有這麼愛的心呢。那末愛吃薰肉，難道也有着外界的關係麼？」

### 孟季子章全旨

這是說明敬從心中發出，把隨時隨地的不同，証明義是在內的。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

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註  
一孟季子是孟仲子的兄弟。  
二酌就是斟酒。  
三尸是祭祀時裝神的人。  
四在位上的在位。是說弟在尸的位。  
五在位下的在位。是說鄉人在客位。  
六庸常解。

### ●白話講演

孟季子問公都子道：「孟子為什麼說義是在內的呢？」公都子道：「譬如敬長，是行出我的敬心來，所以說他是在內的啦。」孟季子道：「譬如有一個同鄉人，他的年紀大過我的長兄一歲，請問應當敬那個呢？」公都子道：「自然應當敬兄啦。」孟季子道：「譬如鄉人同長兄飲酒，我在旁斟酒，應當那個先斟呢？」公都子道：「這却應當先斟給鄉人。」孟季子道：「所敬的在這裡，所長的却在那裡，不但要看人，還要看時候，像這看人看時的用我敬禮，自然義是在外，不是在內的啦。」公都子不能回答，便把孟季子這話告訴孟子。孟子道：「你可以問他：『敬叔父呢？還是敬兄弟呢？』他一定說：『敬叔父的。』你再問他：『若是兄弟做了祭祀的神像，就該敬那個呢？』他一定說：『敬兄弟的。』你再問他：『敬叔父的心既移去敬兄弟了，又怎麼還說敬叔父呢？』他必定說：『因為兄弟在神像儀中的緣故。』你就也說：『我說的先斟給鄉人，也是

因為鄉人在客位中的緣故，可見平常的敬當在長兄，暫時的敬當在鄉人，都是從心中行出來的。」孟子聽了孟子的話，又向公都子道：「依我看來，當敬叔父就敬叔父，當敬兄弟就敬兄弟，這義果然在外，不是在內的了。」公都子道：「既是這樣，但是冬天就要喝熱湯，夏天就要喝冷水，照你說來，難道這吃喝也是在外，不是從心裡發作的麼？」

### 公都章全旨

這是說天性沒有不好的，但人都有好有不好，總在人自己要不要的緣故。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註一 幽厲是周朝的王屬王。二 鑠是祥化。三 徒音師，就是五倍。四 蒸就是形體。五 物就是則良心。六 則就是秉夷，生下來的。

●白話講演

公都子問孟子道：『告子說：「人性本沒有好的，也沒有不好的。」有人說：「人的本性可以做成好，可以做成不好的。所以文王武王興起來的時候，百姓都喜歡做好事；幽王厲王興起來的時候，百姓也就都喜歡做凶惡事了。」又有人說：「有生來本性是好的，有生來本性是不好的，所以堯做君的時候，還有性不好的象；瞽瞍這樣不好的父親，還有性好的舜；像紂這樣的壞人，只因他是哥哥的兒子，并且把他做了皇帝，却有性好的微子啟、王子比干呢。」總看三種說法，都沒有說性好的。現在你夫子說：「人性沒有不好。」那麼他們三個說法，都不是的麼？』孟子道：『只要看人性中發出來的情，本來都可以做好人。這就是我說性善的緣故。像那做不好的事的，都是給私心蒙蔽住，漸漸地成了習慣，並不是本性中才能不好的罪過呢！你看憐憫人的心，人人都有的；害羞厭惡的心，人人都有的；恭敬人的心，人人都有的；分別是不是的心，人人都有的。這可憐心就是仁；羞惡心就是義；恭敬心就是禮；是非心就是智。照這樣看來，仁義禮智四樣東西，都不是從外面消化到我心裡來的，是我本來有的，不過人們不去思想他罷了。所以說你要找本性，自然能得着的；你要丟掉他，自然也就失掉了；因為有丟掉得久的，有丟掉得不久的，所以彼此有相離一倍或五倍的，甚至相差到沒有數的。這都是不能盡他本性中才能的緣故。詩經大雅蕩民篇說過的：「天生下來這般大眾的百姓，有形氣體質的事物，有天理良心的法則，百姓守着這常性，所以沒有不喜歡這常性的美德。」孔子讀到這詩，也稱贊道：「作這詩

的人他一定曉得性情中的道理的。所以有了形氣體質，就有天理良心。百姓曉得守着他的常性，所以就喜歡這常性的美德了！」

### 富歲章全旨

這是說天生才總是一樣的，人的善惡，都從習慣上來。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主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斲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主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屢。我知其不為資也。屢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註

一 賴就是依靠。二 辟音半就。三 播散布。四 稔音憂就是蓋土在種子上。五 淳然的是很慢的樣子。六 日至是到了成熟的日子。七 碩敲是堅硬的土。八 屢音句就。九 賀音匱就是齊國人名叫亞最會調和音交作。十 易牙齊國人名叫做亞最會調和音交作。十一 子都是鄭國的大夫。十二 嫣是吃草的牛羊。十三 黎是吃米穀的猪狗。

### ●白話講演

孟子道：『收成好的年歲，做子弟的有許多倚靠，就去行善；收成壞的年歲，做子弟的就有許多暴棄，去行不善，這不是天生下的才料，就有這麼的不同，皆因饑寒逼着，陷害了他的良心，所以纔這樣的。譬如大麥，既撒下了種子，又用土蓋好，他種的地方是一樣的，種的時候也是一樣的，忽然發苗生長，等到成熟的時候，處處都熟了，那怕收成有多的少的，那就是地的肥不肥，同雨露的培養，人事的勤勞懶惰有不一樣的緣故啦！難道是大麥的本性麼？所以凡是同種類的東西，本性都是相像的，怎麼單單到了人身上，就疑心他不相像了呢？就是聖人也同我們一樣的啦！所以龍子說：「不知道人們的腳大腳小，就去做草鞋，我知道他一定不會做成草筐子的，草鞋的形像為什麼彼此一樣，因為天下人的腳都是相同的緣故。」不獨腳是這樣，就是嘴的膏味，也有一樣的愛吃，當初易牙不過先知道我們嘴裡愛吃的東西就是了，如果嘴的對於膏味，他那本性同人兩樣了，像狗馬的和我人們不同類，那末天下人愛吃的滋味，怎麼都依着易牙嘴裡的滋味呢？講到膏滋味，既是天下人都望着那易牙弄的，可見天下人的嘴，都相像的，不但嘴是這樣，就是耳朵也是這樣的，講到聽的聲音，天下人都望着那師曠做的調子，這是天下人的耳朵都相像的，又不但耳朵是這樣，就是眼睛也是這樣的，說到子都，天下人沒有不知道

他的美貌的，如果不曉得子都的美貌的，一定是沒有眼睛的人了。所以說嘴的對於滋味，有一的愛吃；耳朵的對於聲音，有同一的愛聽；眼睛的對於顏色，有同一的愛看。難道說到人心，獨沒有相同的地方麼？人心相同的道理，是什麼呢？就是說天生事物的道理呀，和審度人情的道理呀，不過聖人先曉得我們心裡所同的理義罷了。所以理義快樂着我們的心裡，就像那牛羊肉能快適着我的嘴裡一樣呢！

### 牛山章全旨

這是說人能保住良心，纔能養成聖賢。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五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六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七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八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九之矣。牿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註一 牛山在山東臨淄縣南。二 郊外叫做郊邑。三 伐砍。就是。四 萌蘖是正芽。五 牧蹭。就是。六 濡濯是光澤的樣子。七 旦旦

是正芽。八 平旦。九 倉卒。

就是天平旦的時候。九桔亡就是唐滅盡了。十夜氣是夜裏所養的清氣。

### ●白話講演

孟子道：「牛山地方的樹木，原來是很茂盛的。只因他在郊外，靠近大國的地方，時常有人拿斧頭刀子去砍他，那裡還能茂盛呢？就是他白天夜裡生長的，雨水露水滋潤的，也並不是沒有正芽旁芽發生呢？不過牛羊又接着去吃掉他，因此這山纔到那麼光光的樣子了。衆人見他這樣的乾淨，便說他本來沒有材料的，這難道是山的本性嗎？山上的樹木是這樣，人心也是這樣的，就是存在人身上的，難道本來沒有仁義的心麼？他所以會放走他那良心的，也就像斧頭刀子砍那木材一樣，天天去砍他，那裡能够成功好的呢？他們白天夜裡養息的，齊天亮時候，那點清醒之氣，憑他愛着恨着的，同人們相近的已經很少，這一定是他從早起到日中，所做的壞事，又把這點清醒之氣消磨盡了。等到反來覆去的消磨了幾回，自然那夜裡養的清醒之氣，不能够存住了；清醒之氣既不能存住，那就離禽獸不遠了。衆人看見他同禽獸一樣，便說他本來沒有好才能，這難道是人的本性麼？所以如果得着培養的法子，天下沒有一物不能生長，如果失掉培養的法子，天下沒有一物不消滅的。孔子說過的：『能守着他，就立刻存留；要是丟掉他，就立刻失去；或是出去，或是回來，沒有一定的時候，也沒有一定的方向。這就是心的說法了嗎！』」

### 無或章全旨

這章是說君王任用賢人，要專心致志，不可為邪說所惑。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sub>三</sub>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sub>五</sub>弈秋通國之善<sub>六</sub>弈者也。使<sub>七</sub>弈秋誨二人<sub>八</sub>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sub>九</sub>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sub>十</sub>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註)一或字解。二暴同曝。就是。三弈就是。四數是。指技。五弈秋是。很會下棋。六能說。七弈秋的人。名叫秋。八繖音約。是繫。九射音憑空發箭說的。讀如惹的去聲。

### ●白話講演

孟子道：『無怪乎你齊王要不聰明了；那怕天下有頂容易生長的東西，若是晒他一天，凍他十日，可就沒有能生長的了！我見你王的時候很少，我一退出以後，那些凍你的小人又來了，我能把有發芽的地方怎麼樣呢？你只看現在那個圍棋是什麼技能？他本是很小的技能啦，然而不肯專心致志的學他，也就得不到他的奧妙呢！即如圍棋國手，名叫秋的，他是全國中頂會下棋的人啦，但是叫他教兩個人下棋，這一人專心致志的學，專把<sub>九</sub>弈秋的話用心聽着，那一個人雖然耳朵也是聽着的，但他心裡一心以為有鴻鵠要飛來，打算要拉起弓和拴着繩子的箭去射他，所以那人就是和這人一同學棋，却及不得他了。為的是他聰明不相像麼？却說並不是這麼的，只是不肯專心致志學的緣故啦！』

### 魚我章全旨

這章是教人要保全心中本有的義氣，不可給私欲蒙蔽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鐘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註〕一、熊掌。是熊的脚掌心。有白油。滋味很好。二、辟。音避。就叫化。三、豆。就是木碗。四、呼。音呼。是無禮。五、蹴。音促。是踏的意思。六、乞人。就是窮苦沒衣食的人。

●白話講演

孟子道。魚是我跟頭喜歡的。熊掌也是我跟頭喜歡的。如果這兩樣不能夠兼有。那末自然丟掉魚去拿熊掌的啦。生命也是我跟頭喜歡的。義氣也是我跟頭喜歡的。如果這兩樣不能够

兼有，那末自然丟掉生命，專取義氣的啦。因為生命雖是我跟頭喜歡的，但是我跟頭喜歡的還有比生命更要緊的呢，所以我不肯做那苟且貪生的事情啦！死雖是我跟頭恨着的，但是我跟頭恨着的還有比死更要緊的呢，所以不論什麼禍事，有時都不情願躲避啦！如果人們凡有喜歡着的，沒有利害過生命的了，那末凡是可以保全生命的方法，為何有時不肯用呢？如果人們凡有恨着的，沒有利害過死的了，那末凡是可以躲避禍害的事情，為何有時不肯做呢？照這樣法子，就可以保全生命，然而還有不肯用的；照這樣事做，就可以避過禍害，然而還有不肯做的。所以人們一切喜歡着的事，內中有要緊過生命的；人們一切恨着的事，內中有利害過死的；但是好人纔有這個念頭呢，尋常人個個都有他的，不過好人能够守住，不放他丟掉罷了！怎說這義氣心是人人都有的呢？譬如有一小籃飯，一木碗羹，得了他便能活着，得不到他便要餓死，但如果用帶呵帶罵的樣子給與他人，就是過路的苦人也不肯受的；若再用腳踐踏了給他，就連叫化子都不屑受他了！但是到了一萬鍾的俸祿，在我身上加添些什麼呢？難道是因為要宮室的華美，妻妾的奉承，同那所認識窮苦沒衣食的人，能得些我的恩惠，感激我麼？果然這樣，前日為身子死着也不肯受的，現在倒為了要宮室的華美，却肯幹着他了！前日為身子死着也不肯受的，現在倒為了要妻妾的奉承，却肯幹着他了！這難道是罷不成的嗎？這就叫失掉他的本心！」